

戲劇雜要集



新華書店分售處印

目錄

見面的話·····	編者
雜要	
反「總體戰」(活西洋景)·····	如東文教工作隊
湯義珍興家(獨脚戲)·····	蔡達人
劇本	
匪禍(獨幕二場劇)·····	許仲
三陽大捷(二幕劇)·····	蔣甯等
經驗介紹	
解放劇團的幾點經驗·····	張汝森
工作研究	
平劇與改良平劇在農村中出演適合嗎?·····	麥青

見面的話

九分區的農村劇團在複查以後，隨着翻身運動起來了，這是從政治上經濟上的翻身，發展向文化上翻身的標幟。劇團活躍起來，大家共同的感覺，就是劇本缺乏，經驗不能交流，我們爲補足各劇團的這一缺陷，特地出版「戲劇雜要集」，用它來便利大家創作，彼此交流經驗，幫助各劇團增加活動的材料。

第一集今天和大家見面了，今後我們準備不定期的出下去，希望各劇團編寫的戲劇、雜要、及總結的工作經驗……等，都寄一份稿兒給我們，把「戲劇雜要集」充實起來。

反「總體戰」

(活西洋景)

如東文教工作隊編

說明：幕前一人，站在西洋景旁，手指西洋景畫片，邊說邊唱。畫片六幅，各畫收割、火燒、慘殺、跑情況、反強盜、搶糧等場面。唱時輪流替換。幕後有多人做效果，並備鑼鼓胡琴配合演唱。

白：兄弟姓宗，名在行，號萬事通，以前韓德勤在這裏的時候，因

無法生活，學會了玩西洋景混飯吃，江湖上混得也不怎樣，這幾年南來北往着實走過不少地方，南邊下過南洋，北邊到過黑龍江，黃河、揚子江，更是我常到的地方。兩月前從江南去到東北，看到那裏土地改革，人民日子過得很好，就向老鄉打聽我們蘇中的情形如何？他說凡是解放區，都是一樣。我想，既然如此，又何必再走江湖，回來種田吃飽，不比在外面浪來浪去的好得多麼？所以行李一措，就回來了。果然老鄉的話，說得不錯，回來以後分到田，日子過得很好。今天見如東中學宣

傳隊在這裏演戲，我也來獻獻小技，趕趕熱鬧，噯，伙計，傢伙！

唱：（西洋景調）往裏的兒看來往裏瞧，單看見五色畫片好漂亮，嘿，過來往裏看，嘿，過來往裏瞧，嘿。

白：（指畫）你看畫上畫的種田人，鋤刀彎彎把麥割躺，有些人忙了插綠秧，大山歌、小山歌應天響。

幕後唱山歌：四月裏來麥子黃，伴工組織真正忙，天下太平沒情況。（有人喊開會，並夾有鑼聲。）不識時的個村長，打鑼喊人上會場，說什麼趕快把東西匿，敵人「掃蕩」發瘋狂。（衆和）日日見鬼別要慌，太平多少時候了，不會看見鬼上場。（山歌聲漸低，接着是開會的情形。）村長：大家很忙，今天開會是防備敵人「掃蕩」，我來把糧食傢伙匿，在說話時有許多鬼聲鬼氣的說笑）敵人因為怕我來軍隊過江，逼得來個「總體戰」的新花樣。所以這次調來了幾個師的兵力，想來燒光、殺光、搶光，攪他一頓，我來大家要討論，怎樣來反燒殺反抓丁，組織跑反，婦女要反強姦……。

羣衆：我俾明天談吧！活計忙，太平到如今有個鬼來？少煩吧，功夫忙忙的。（亂一陣）

村長：今天我俾說到這裏，大家要用心防備。

羣衆：曉得咯，曉得咯！（各自走散的聲音）

幕前白：嚟，我這西洋景是活的，裏面有神仙幫助呢！剛才唱的曲子，倒好聽的，就是有太平觀念，對敵人的毒辣，還不認識，將來總要吃虧。現在再開吧！（換火燒的畫片）

唱：（西洋景調）往裏的兒看來往裏瞧，單看見畫片中間是火光，嘿，過來往裏看，嘿，過來往裏瞧，嘿。

白：不好，今天拿錯了片子，火煞神下了界，滿是火光燭天，遭瘟啦，我去把機關開一開。（人躲進旁邊去）

幕後：火燒竹壳爆裂聲，狗叫，仔兒哭叫，槍聲，人聲，十分嘈雜。漸漸低，遠處有爆裂聲，狗叫，豬叫。

甲：糟了啦，我俾大意，不會防備，衣服、糧食、鍋子、碗，一點不會打埋伏，這把火燒得我家晦氣啦。

乙：伙傢，是你家不是你家？你家嫂子哭了來啦。（遠處有人哭

近來)

甲：(急忙的問)家裏怎樣的？

女：(帶哭)燒掉啦，我隔河瞞見的，先把米、衣服、豬子搶走，之後就放火，晦氣呀！我係跑出來一點攪子也不會帶，怎樣弄啦？

甲：前天村長說要防備，我那曉得有這樣快。

女：我叫你多畚點稻出來，你不肯來！做工作的人常在外面走的，果哄我係咩？！(哭聲多，聲音雜，又逐漸低下來)

甲：火光小了點，大約狗入的走了，家去瞞瞞吧！(有人走來的聲音)狗入的走了，唉，單我係王荃鄉就挨燒掉二百十九家。(各人問：我家怎樣，果會挨燒。人聲雜亂，漸遠漸低。)

幕前(人出來)白：我來說說。

唱：(二姑娘倒貼調)

一、蔣匪心毒狠，掘東被燒好傷心，單說王荃鄉，二百十九家房(子)化灰燼，我的同胞，二百十九家房(子)化灰燼。

二、黑烟呀，衝到天，是烟是雲分不清，只聽（見）竹殼爆炸聲，到處看見燒焦（的）桌和櫈，我的同胞，到處看見燒焦（的）桌和櫈。

白：土匪「掃蕩」王荃鄉一鄉就燒了二百十九家，大家總是太平觀念，不會防備，只有少數人搬了點攪子，也不會加緊，這場虧吃得不小，不知多少銀子化了灰，多少糧食燒得烏焦巴弓的，真正傷心。

幕後「甲：糟了啦，這糧不能吃。」

乙：不能吃，聞也不能聞，聞了人受傷。

小兒哭：媽媽，我餓了，要吃飯！

女：在這灰裏，你吃。

兒（哭）：媽呀，不好吃。

女（哭，一面罵）：蔣介石狗入的害人精，打上南京，捉你剝皮熬油點天燈。」

幕前唱（二姑娘倒貼調）：

三、小伢兒和女人，蹲在地上抓灰燼，找點糧食吃一頓。糧食燒焦聞也不能聞，我的好兄弟，誰人能够再向肚裏吞。

四、八百哪零五家，站身無地無處登，嚎啕大哭罵蔣軍，望見牆堰誰人不痛恨，我的好兄弟，望見牆堰誰人不痛恨。

五、不怕他放火兇，東西先擲空，不留一樣在屋中，就是挨燒損失不過重，我的兄弟呀，就是挨燒損失不過重。

白：我唱的聽懂嗎？

幕後：聽懂。

幕前：東西搬搬空，屋子裏一樣不留，就是挨燒，損失也要少點呀！

！好，底不再來。（畫片換慘殺場面）

唱：（西洋景調）往裏（的兒）看來往裏一瞧，單看見男女刀下性命傷，嘿，過來往裏看，嘿，過來往裏瞧，嘿。

唱：（一面指畫）（孟姜女調）

一、蔣匪軍隊心頂狠，莊莊村村亂殺人，我俾大家要當心，省得白白送性命。

二、馬洋鄉裏勝利村，張二富家一女人，又挨刀戳槍又打，刀

槍之下喪了身。

三、枋豐區裏橫港鄉，十多個人活遭殃，刺刀亂戳在身上，全身戳爛把命喪。

四、灘子渡的東邊上，蔣匪來到這一莊，對準老爹打機槍，一條老命見閻王。

幕後「機槍聲，狗叫聲，女人喊救命，老人呻吟，有人喊：快點，來了情況。」

老：我不會犯法，先生拿機槍對我做什麼？

匪：媽的老頭子還嘴強。（機槍響，老人呻吟幾下。）

甲：我係一齊跑情況，輪了站崗，瞓他上那裏，我係走他後方。

乙：好，我先去。

甲：他係向那？

乙：向東。

衆：向東向那？

乙：轉彎向這裏來。

衆：我係往那塊走？

乙：先向北走，再向東北繞。

衆：你下來，樹上不能再登。

乙：你俾先走。

衆：你快點來呀，我俾走啦！（人聲漸遠）

匪：剛才有人，怎麼走了？他媽的，眼睛發了花？」

幕前唱（孟姜女調）：

五、大家打伙跑情況，輪流打聽去站崗，看住他往那裏走，繞到敵人的後方。

白：剛才一羣人跑情況，派人站崗在樹上，看見敵人向東，他們就向北，沒有被抓到，這就是大家合力，謹慎小心的好處呀！（畫轉到反強姦的一片）

唱：（農村曲調）

一、作死的蔣匪兵，不分老少總姦淫，人面的畜牲。

二、錦城鄉七付村，十二歲女孩被姦淫，說來真毒心。

幕後「女：先生，這小姪兒才十二歲。

匪：媽的，管他十二、十三怎樣！（槍打在人身上聲）

女：哎呀，我的媽媽，（匪大笑）救命救命。

匪：你喊，打死你。（槍打在身上聲音，喊聲漸低）

甲：死了抬了跑。

乙：看看果還有點兒氣。

衆：瞟瞟看。

女（斷斷續續）我沒命。（呻吟聲）

衆：抬了走。（人聲遠去）

幕前唱（農村曲調）：

三、婦女們反姦淫，小刀剪子不離身，遇到和他拚。

四、好多人登一房，大家拉住不肯放，叫他沒法想。

幕後「匪：這些女人登一起？」

羣女：我俾怕子彈碰到登在這一起的。

匪：嫖的，不准在一起。（大家一齊糾纏聲，剪子小刀碰着聲）

打死你們！

女：拉住他，拉住他不放！

女：先生不能，我俾不犯法。

匪：好，你們這些女人這樣利害，饒你們過去。（腳步聲遠）

甲：今天大家纏得好，我見他要開槍，就抓住他不放。

乙：我拿剪子舞，他不敢靠近。

丙：他拉二嫂子，我吊住不放，拉我，你又不放；大家拉住，他也沒法。

衆：要硬軟並用，過硬他要打槍，過軟又不行，才弄得好，以後就這樣纏。

人聲：跑掉啦！家去，家去。（一陣腳步聲走散）

（換搶糧畫片）

幕前（唱西洋景調）：往裏（的兒）看來往裏瞧，反動派捉雞拉牛大動搶，嘿，過來往裏看，嘿，過來往裏瞧，嘿。

幕後「雞子叫，狗子叫，牛羊叫，豬子叫，打缸打碗，人哭，倒東西聲音。」

甲：先生，我家就這一隻雞子，留了生蛋的。

匪：不行。

乙：先生，這隻小豬還沒有二十斤，殺了沒肉吃。

匪：小也打死它。（豬慘叫）

甲：先生，這米飯吃不掉，不要倒掉，留了我吃。

匪：留了你吃，不如把狗吃！

乙：牛不能拉呀！

匪：要把你們牛拉光，看你們吃西北風。

乙：留條牛。（槍打人聲，混亂一場）

幕前（唱無錫景調）：

一、蔣匪發瘋狂，到處就動搶，好吃東西總要搶個光，帶不走，就糟塌，總不放，狗入的，到一莊，就要光一莊。

二、單說白宮鄉，兩村遭了殃，鷄子搶去一百九十九隻，冬粉呀，豆油呀，總上担，大米啦，棉布啦，一概搶個光。

三、正在開秧場，到處把牛搶，上回蔣匪走過沿堤鄉，十三條，耕牛呀，被他搶，沒得牛，來耕田，想我把田荒。

幕後【甲：小菜米飯倒了床上做什呢？

匪：媽的，叫你知道老子利害。

乙：先生，碗打掉做什呢？

匪：媽的，叫你們沒飯吃，還要飯碗做什麼？（打碗、打缸、倒水、人哭、打人聲、鷄叫……）

甲：先生，糞不能屙在箱子裏。

匪：哈哈，把你們人殺光，房子燒光，東西搶光，你還要箱子做什麼？」

幕前（唱無錫景調）：

四、住過的地方，滿地雞肚腸，吃剩小菜米飯倒滿床。人糞呀，屙了呀，一衣箱。從鍋瓢，到碗盞，一概紛紛攘。

白：各位要加緊提防敵人「掃蕩」，東西設法囤好，不要像這畫中一樣，被敵人糟塌。

唱：五、我們要提防，東西想法囤，吃的穿的用的地裏藏，不讓他找到呀，我一樣，也叫他，狗入的，不能再橫強。

（畫轉為抓丁，幕後有狗子叫，在幕前的人假裝一嚇，驚異的問：那裏在叫，那個幫我開機關，我倒看看清楚——下）

幕後「狗子叫，越叫越緊，有人互相問答：

「老板開門，我是新四軍。」「我是你佬窮爹的長工。」「你

徠深更半夜的做什呢？」「我領了幾個同志來借宿。」「我們沒處宿，請你到旁人家去。」「不行。」（踢門聲）「老實告訴你，我徠是啓西的『國軍』。」「開門。」（撬門，門踢倒聲，哭聲，兒啼聲，狗叫聲，翻東西聲，叫喝聲。）「媽媽，我沒得命了，這次挨抓出去，幾時才得回頭，曉得果有命回頭。」「小伙，我也不想活了，我徠拚命。」（互相毆打聲，一陣亂後，女人呻吟，喊疼喊救命，匪喝罵聲，聲漸漸遠去。）

幕前（人出來）：我聽了也流了幾滴眼淚，這少年人怎麼不出去，夜裏睡在家裏，多少太平觀念，如果東鄰西舍的少年人，大家一起打埋伏，輪流站崗，遇到情況，也有個準備，可惜沒有這樣做。大家還不曉得是件什麼事，讓我唱來，（月兒漸漸高調）

唱：一、我軍打勝仗，蔣匪快滅亡，死的死，逃的逃，匪兵漸漸光。
二、蔣匪缺少兵，到處抓壯丁，他夢想，叫我們，種田沒得人。

三、啓西蔣匪軍，冒充新四軍，黑夜裏，喊開門，抓我青年人。
（唱每段後，再大略說一說。）

四、錦城鄉裏人，不防鬼門經，見將匪，才走淨，馬上轉家門。

五、誰知魚吃水，蔣匪又回頭，張好了，拉網口，三十人被抓走。

白：各位不信，請看請聽。

幕後：有人說：來了情況，走西邊來的，今天怕要走我侬錦城鄉，跑哇。（牛叫，羊叫，腳步聲，伢兒啼哭聲，小孩喊媽媽聲，有槍聲由遠而近，有馬和人腳步聲。）

匪：走吧，這時人總走了，回頭打轉，才抓得到。好，快步。（一陣人聲，漸遠）

有人喊：走啦，家來。

小孩：父呀，家來吃飯。

女：王保父家來，跑掉啦。

有人邊走邊談：怎樣，怎樣？我睜見一路黃，才走了不上三里路。

（你一句，我一句，忽然槍聲大響，有人叫：又打轉了。立刻

亂起來，狗叫，倂兒哭，一片人聲。）

匪：別走，不要動。

（打槍，馬叫聲，聽見喊「拖了走」，亂成一片，聲漸遠。）

有人喊：家來呀，真的走了。

甲：捉去多少人？

乙：糟糕，抓了三十多人，不防他魚吃水，下回倒要當心。（你一句，他一句，討論，聲漸止。）

幕前（人出來）：我說不錯吧！（指畫片）大家當心蔣匪的「總體戰」，他燒、殺、搶、抓、強姦，趕快準備，不能大意。（

唱月兒漸漸高調）

六、大家細細聽，蔣匪花樣精，這些事，是教訓，時時要當心

（下面也可再向觀眾說一些備戰的話，不說也可。）

白：對不起，就攔了各位時間。下次我再到東北電影院買副好片子來，請大家看，今天就完了，再會。

湯義珍興家

蔡達人寫

獨腳戲

人物：湯義珍，三十歲，貧農成份，家住如東縣耕茶區海辰鄉龍垸村。

佈景：翻身後的貧僱農的家庭。

（說板）哼哼哼！哼哼哼！過去那個把我當個人，人人叫我鬼三丁，沒得那個叫我湯義珍。

哈哈！哈哈！現在也有人叫我湯三爹，想起從前事，又傷心來又作氣，從小就孤凄——八歲離了媽，十五歲上死了爺，一家窮得沒生氣，只得跑到西莊做伙計。遇到老板壞東西，說我人細力不細，十五歲的伢兒當做大伙計。早上不亮就下田，直到黃昏不歇氣，看牛喂豬都是我，舂糧磨靚擲麩皮。有了病，沒人問，稍微能吃不把我歇勁，把我條窮人當畜生，如果要求多歇些，不是挨罵就挨打。活計做一年

，得他八塊錢，不够把藥錢；受了龜氣不做聲，說了又怕飯碗不得穩。

十六歲上更傷心，哥哥嫂子同我把家分，不做伙計轉家門；田地少，收的糧食不够來渡命，只好又到人家做工去糊生。登的人家老板叫做蔡美錦，剝削僱工更離經，一天到晚吃兩頓，五忙六月活計緊，想出法子欺窮人，他叫我湯養珍：「你做活計要當心，如果人多做活計，你要格外來賣勁，我的女兒年紀輕，將來把你招進門，那時候，你我都是一家人，我的家私也有你的分。」我那時聽了真高興，做起活計如拚命。第二年上害了病，一病幾月沒人形，飯也不能吃，路也不能行，醫生沒人請，只好拿命挨一陣；病得皮包骨頭看見筋，頭髮落得沒人形，那時候老板起壞心，丟下臉來把我趕出門。找保人，說出許多花頭精，我家那有飯粥養閒人，一五一十來算清，說我病中已經請人墊了工，共計苦了二年多，工錢只把年半整，想想真傷心。一路跑來一路恨，莫非我確是窮命，當時沒辦法，只好到姐姐家老臉登一登。病

好之後到蔡莊，保如山家裏做幫忙，一登七年不打緊，生活更比以往硬，老板門兒更加狠，日裏種田夜打更，天天做得骨頭疼，一年辛苦做到頭，拿的工資十五塊錢還不登。離了蔡莊上窩河，李家窩上去渡命，李家活計苦熬人，種田以外挑磚瓦，一點不到不罵就是打，想想不如回老家。

三十四年回龍蠟，討了老婆來成家，那時候窮得真傷心，吃了這頓愁那頓，住的屋來鷄窠大，睡覺時候稻草來鋪下，身上蓋條破棉花。誰知老婆嫌我窮，說話做事心不同，剛剛二年壞良心，聽信壞蛋鬧離婚，只恨我窮人沒昇騰，眼看著妓妻跟旁人。

共產黨，大恩人，土改複查領導窮人來翻身，鬥垮封建把個土地浮財分。我湯義珍揪得混身起了勁，鬥爭封建勢力我帶兵，發動貧僱農團結中農一齊當家做主人。如今我又要娶了親，興家立業的好開心。從頭至尾想一想，翻身多虧共產黨，不是共產黨，怎得有福享，過去破屋狗不登，今天修得亮淨淨，踏步床上也睡了我湯義珍，大米乾飯嚐嚐新。大

家聽我鬼三丁，如要當家來翻身，複查工作要認真，支援前綫齊出勁，拿掉蔣介石，大家享太平。

（完）

匪禍

• 許仲寫 •

——寫邊區的羣衆痛苦——

第一場

人物：王老太——四十多歲，種田，戴着男將的孝。

王大——老太的兒子，廿二歲。

巧兒——老太的女兒，十四歲，戴父孝。

閻二王——地主，卅多歲。

頑保長——廿多歲

自衛隊——甲、乙、丙

張子清——王的鄰居

羣衆——甲、乙、丙

地點：丁堰鎮據點附近。

佈景：中農家庭，室內有才死去丈夫的牌位及白桌圍，桌子旁邊有一張鋪，一部紡車，一張壞桌子及幾張櫈子，一隻鍋箆兒裏面

放着一些亂草。

幕啓：王老太在紡紗，遠處有小伢兒的哭聲，由遠而近，老太聽到哭聲一驚。（巧兒上，左手拿着野菜籃子。）

老：（王老太的簡稱）啊？爲什麼哭起來啦？

巧：（不做聲，賭氣把籃子放在地上。）

老：什呢事？告訴我啥，果是又同人家罵架啦？……

巧：媽媽，我以後再也不出去挑細菜了！（又哭起來）

老：小伙，這怎行呀！家裏沒錢買菜，只好挑點野菜家來吃吃，我俵苦命的人家，只能捱一天算一天。唉！小伙！

巧：不是的，媽呀！你不是告訴我閻二爹家的伢兒不是東西，叫我不要惹他的，那曉得今朝他又罵我窮狗入的長，窮狗入的短，我拿了籃子在他家門口經過，他就罵我瘟賊，欠他家租糧不把。媽呀！（大哭）……

老：（嘆氣）唉！窮人命苦，小伙，忍住點，下次少走他家門口就是了！（拖巧兒到懷中）乖乖不哭了，不哭了，（巧兒哭聲漸小）乖乖，你父今朝要燒窗月，還要打點紙課燒燒，也不曉得

你哥哥今朝果家來，他到丈人家去好幾天啦，你到路口的去睇
睇吧！

巧：（止哭）嘆！（慢步向門走）

（自衛隊甲上，老太、巧兒同時驚住）

自甲：（持槍）老板呢？那去了。

老：先生先生，我家大仔兒不在家，到丈人家裏去藉草了。

自甲：媽的，見到我們來了就溜走啦！（眼光四面亂看）

老：先生，不是溜的，我係家的人（被打斷話）

自甲：好！你家差我們隊部裏伙草五百斤，怎麼還不送上街？

老：呀！先生，五百斤草我家已經送到鄉公所去了！

自甲：入娘的，我還賴你的嗎？這草條子不算賬？（給老看）

老：呀！先生我不識字，噢！這草過了麥場再繳上吧！

自甲：放屁，你叫我們煮飯用腳膀子燒？（開始亂翻）

老：哎，先生我家裏沒得攪子了，總捱弄光了。

自甲：噶嘅，你把草快點弄把我。

自乙：（上）呀，草還不會弄到！哎，快快！（後面跟着一個民伕

自甲：好，先把這鍋門口的點草帶走吧，喂！（向民伕）來！（民伕捆草）

老：先生，這點草留把我引引火吧！

自甲：放屁！（同時自乙跑到雞窠門口捉雞！雞叫。）

巧：媽媽雞子！

老：哎！先生，不能！我捐照把，草照挑，這隻雞還不能拿走，你行行好吧。

自乙：媽的屁，不識相的東西。

巧：哎！不行，你不講理，

自乙：小東西，我就不講理，去吧。（打巧一個耳光，）

（自衛隊甲、乙民伕三人先後下）

巧：哎呀，你打人，（撞在老太身上給老太拉住，巧要趕出去，老太拉住不放）自衛隊！狗入的！滅門絕戶，打槍斃，曬腳丫兒。

老：不要罵了，忍住點，小伙！隨他來發財吧！

（正說間，閻二王上）

閻：哎！巧兒孀，你的伢兒王大家在家吧？

老：（一驚）呀！老板來了，請坐，（拿烟）我家伢兒到丈人家裏去薅草去了，

閻：噢！幾時家來？家來的話也到我家裏把草薅下子，（不等老太說話）哎！巧兒孀！我是這樣來的，你差我家租糧二担四斗六大麥和黃豆，去年一共收你一石，結欠一担四斗六，不瞞你說，春荒春水，家中缺少兩個月的口糧，又要完糧納稅，所以到你家來把點租收來湊湊的。

巧：唉！老板我家連吃點薄粥總接不上頓。（閻聽了要發皮氣）

老：死伢兒，你不曉得攪子。老闆你不要聽他的話。

閻：（冷笑）嘿！這裏不是新四軍的天下啦！好，不談別的，租糧把我好了。

老：唉！老板，欠的糧我春季實在把不起，新麥上場我補繳，老板，你也曉得我家最近才死了人的呀！

閻：（怒）不行，今朝糧是一定要交的，就是今朝要把我。

老：老板，我實在不是哭窮，我手裏沒得，這種年頭借又沒處借，或者等我伢兒家來想辦法弄點錢把你。噢！老板來了，沒東西吃，巧兒，你去把房裏四隻雞蛋打點蛋茶。

閻：不！我不吃，我坐坐就要走的。

（巧兒不做聲下）（保長從另一面上）

保：王大在家？

閻：保長，保長，請坐請坐。（老太忙着拿棍拿烟）

閻：你也是我王大我也是找王大的，他到丈人家去了。保長這兩天忙嗎？

保：坐下，噢！做保長生來是個忙事情，弄不好兩頭受氣還要吃官司。

閻：能者多勞，能者多勞，這也是替老百姓做事呀！

保：巧兒孀！我曉得你家男將才死，我幾次來不會好意思開口，可是鄉公所說我舞弊，這下子我沒得法子了，你家的捐要把握啦！

老：噢！承你保長的情，我實在手裏難呀！你且說個數目給！

保：（拿出單子）噢！你家是：鞋子捐三十六萬，工事建築費三十萬，保甲互助費二十萬，團長婆小人情費二十萬，共計一百零六萬，限三天內要繳齊。——巧兒媽，你家的捐共計一百零六萬，三天內繳清。這是鄉公所的命令。

老：呀！這樣大的捐，保長先生，我把不起呀！

保：（變臉）把不起？你就不把啦！混帳！

老：保長先生，你聽錯了，我是說我把不起呀！我男將才死，種的田又少，單欠閻老板家的租就兩担多。

保：入娘的，把不起難道要我保長貼你的，我又不曾有錢上腰包，我的賬是筆筆清的，不相信到我家去查查賬，你不把他不把，這還像話嗎？

閻：保長且不要發燥，當然國捐應當照把，不應該拖，巧兒媽不要叫保長爲難。

老：保長同老板的話總不錯，錢我當然照繳，就是要請保長幫我拖一次。

保：不行！假使錢沒有也可以，只要你家有一個人跟我上鄉公所一

趟，不然我沒法交代。

閻：好！巧兒媽，我的糧讓兩天吧，捐是公事，你今朝倒要設法湊八十萬給保長帶走。

老：（急）唉！老板！我實在沒得，（要哭）自巧兒父一死，外頭又不做生意，又不養豬，那裏來的出數，田裏收的糧又不够吃，加上巧兒父一死，衣裳棺材把掉幾担糧，現在一頓接不到一頓，請你老板幫我說個情，

巧：（端一碗蛋茶上）老板，保長吃碗茶！（放在桌上）

保：好，你不繳就不要你繳了，把巧兒跟我一齊走。（拖巧）

老：（大驚）啊！保長先生，我就這一個女伢兒，你不能帶走！

巧：（大哭）媽媽，我不跟保長去呀！媽媽……

保：（險惡地）不要緊，跟我到鄉公所去，團長娶了姨太太少個女用人，你去了不愁吃不愁穿，什麼日子不好過？

巧：媽媽，我死活和你一起，隨他日子多好過我不去。（拖媽）

老：（跪下）保長先生你行行好，修子修孫，千萬不能把我家的伢

兒帶去做丫頭。老板你幫幫忙啊！

闊：我沒得辦法，這是公事，做了人情吃不消。

保：走！（拉住巧兒要走，巧兒老太痛哭，巧兒喊「救命」。）

自丙：報告，東邊的捐收齊了。

保：好！來！把這個細丫頭用繩綁起來帶走。

自丙：是！（拖巧兒）

闊：（假做人情）噢！保長慢忙，我有句說話好不好？巧兒媽，你家現在還有點餘糧嗎？

老：還有升把靚子。

闊：保長，我看還是把個期限吧！捐款限期繳足，不然的話再帶巧兒。

保：（想了一想慢慢的說道）這就看看你闊二爹的面子了，好，人今朝放下來，捐款限五天繳足，嘴說無憑，要寫個東西。

闊：好，這就承情了，寫憑字我來。（寫完唸）「欠款人王大，今欠到吳保長處鞋子捐、工事建築費、保甲互助費、團長娶姨太太人情費，共計一百〇六萬，限五天繳足，如到期不繳，給兒

子或女兒算錢，立此憑約爲證。立約人王周氏，保人，「保人就是我了。保長先生你看怎樣？」

保：好，巧兒媽，蓋上指印吧！

老：這樣做我不能，我不能賣兒子賣女兒，救救命吧！（大哭）

自丙：媽的屍，快點。（拉住老太的手蓋上指印，接着閻畫上字）

保：閻二爹，再過五天。

閻：（緊接）一句話，姓閻的絕對負責，憑字你拿上，哎巧兒媽！

你伢兒家來，趕緊弄錢，不能把我放在裏頭出皮漏啊！

保閻：好，走吧！（三人同下）

老：對不住老板，保長！（送走後，老太回頭）

巧：媽媽，我倆窮人沒得日子過啦！（大哭，老太也哭了）

老：（走到靈位門口）自你死後，我倆的日子多難過呀！沒得吃，

不是捐，就是租，不是搶，就是偷，今天吳保長來要把你的小

伙乖乖帶去做用人小丫頭，你果曉得啊！……

巧：（太哭）媽媽……媽媽……沒得命啦！……（幕慢慢下）

第二場

幕啓：比第一場遲一個鐘點，天已黑了，還是在王老太家，室內佈置一樣，點了一盞豆油燈，不大明亮。老太抱着巧兒，是在大哭以後，心裏非常難過，對以後的日子毫無主意。在這時王大閃進門來。

王：媽媽！

巧：媽媽，哥哥家來了！

老：呀呀！這次好險呀！

王：（一驚）什麼事呀！

老：啊！保長要把你妹子拖到街上去，給團長的小老婆做人丫頭，閻老板做黑臉，才沒事的！

王：閻二王？他來做什麼的？

老：還有沒的事嗎？要欠的租，我承認了到麥場加倍的把！

王：（坐下）捐又是怎樣說的？

太：最後說定了！限五天繳足，閻二王個狗入的還替我寫上契兒，如果五天以後不繳足，就要把你同你的妹子帶走，呀兒呀！一百〇六萬的款子，五天之內到那裏去弄呢？這不是死路一條麼

王：唉！我倆這裏的日子真沒處過，像丈人家那裏好多呀？！窮人都分到糧和鹽，（小聲）新四軍幫窮人渡過春荒；（氣極）五天的限期，那來的這許多的錢，橫豎是死，和他拚了算了。

太：啊！不行，拚就拚得他過了？千萬不能瞎弄。現在我倆一家就靠你一個人，五天後你還是到丈人家去躲一躲，巧兒也想法子離開，讓我一條老命同他拖一拖，我橫豎年紀大了，死也好活也好。

（遠處傳來人聲狗叫聲槍聲，台上的人一驚）

巧：媽媽槍聲。又是下來搶東西了。

老：不要做聲。（向門口走去，忽然門外有人聲，老太嚇退一步）

人聲：王老太！——王老太請你開下子門。

老：啊！你是那個？

人聲：我是河東的張子清呀！

王：噢！是張二哥，（開門）進來吧！（張走進）

張：啊！你也家來啦！今天晚上街上的人又下來搶東西了，聽說又

抓去了十幾個人，現在到了東莊，怕過了一刻兒就要到這裏來了，我俵要想個法子躲躲才好！

巧：媽媽，又是抓人的，哥哥要快點溜吧！

老：併兒呀，家裏登不住了，且到丈人家避避風頭吧！

王：好，張二哥那我俵二個今朝夜裏就上北去吧，那裏雖只離這裏十里路，却完全是四爹的地方，暫時去躲一躲，風頭過了再家來。我在那裏聽說四爹的好處才多呢！打仗已經不像前些時了，一動手就是大據點，看看「中央」是不行了。

老：要走就早點走吧，我俵這裏的日子還不曉得要弄到什麼時候才得太平呢！

王：媽媽我走了，五天以後再家來吧！

張：老太我俵就走了，請你告訴我家裏一聲，五天以後一齊家來，唉！我俵一定捱下去，捱到四爹來了就好了。（一聲槍聲很近，台上的人大驚）

王：要走就早點走吧！（向門走）（老太熄燈）（二人急下）

老：（站在門口慢慢的走回來，心裏就心外頭的聲音，正要關門時，一聲槍聲更近，老太打了一個寒噤）

人聲：什麼人，不准動，走就打槍了，不准動，站住……（喊聲由遠漸近，就停在門口）

吳保長的聲音：你們大家都站在這裏，讓我一人進去好了。（吳保長進，電筒打在老太臉上眼花繚亂，老太退到桌邊，不知什麼時候巧兒已經躲上床，電筒亮到床上時，仔兒一聲大叫：「媽媽」，吳見床上沒有人，又到隔壁照了一下，回來。）

吳：巧兒媽，我們是來檢查戶口的，你家王大呢？

老：保長先生，我日裏不是告訴你，我仔兒在丈人家裏種草沒有回來嗎？

保：好，你告訴你仔兒以後要少到他丈人家去了，那裏是新四軍的地方，假如下次來檢查戶口再不在家就不客氣了，好！（向外面說）再走！

人聲：快！到西莊去，什麼人，不准動，……站住……槍聲……（愈走愈遠）

老：（又走門口退回來）啊！好險呀！好險呀！你看後面一大串，用繩子扣住走，幾十個啊，檢查戶口，檢查一次，人就少一次，壯丁就要挨拉走一批……（幕下）

三陽大捷

(二幕劇)

蔣寧 陳希明
孫斌 張景強
合作

第一幕

時間：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日。

洋頑調防，土頑異常恐慌；在我軍政攻勢下，土頑據點已絡繹逃走；頑縣政府爲此特一再電令各區死守。而殘存之各據點，正風聲鶴唳，一日數驚。

地點：海門第四區三陽鎮據點。

佈景：舞台爲陸鳳山房間，（在園子裏）背後爲大礮堡；從右窗子可看見礮堡，房間左邊爲內室，掛門簾，右側爲近外之門；室內有辦公桌；在左窗前，有電話一只，文具、文件一部，中間有桌子一隻，另有梳洗台一隻，籐榻床一只；正面牆口有國民黨旗一面，蔣介石像，室內有一剿匪「標語數條；室內陳設

很堂皇，但有些零亂。（見圖）

人物：陸鳳山——頑海門四區區長，商人出身，四十餘歲，中等身材，圓臉胖子，滿頭鬚鬚；爲人陰險殘惡，有「殺人魔王」之稱。

郁云昌——頑海門五區區長，鐵匠店小開，二流子；三十歲，綽號「郁鐵鬼」，自小與陸鳳山鬼混；做頑五區區長以來，一切活動仍請教於陸鳳山，少主張。

李敬業——海保第一中隊長，老行伍出身，三十餘歲，曾被我軍俘過釋放，對工作異常消極，很不滿意，身體差，久有退志，對陸殺人放火很不滿意。

區隊副。

報務員。

顧四——陸鳳山勤務兵。

勤務兵乙（×××）

幕啓：陸鳳山正坐椅上，勤務兵在收拾皮箱，陸開開抽屜看了一下，又開另一抽屜。拿出一大堆信、文件翻看，看畢胡亂納入抽

廳內；起立，伸了個懶腰。

陸：顧四，來！把這些信拿出燒了，就在這屋內燒，（喊）勤務兵

勤乙：（自門外入）區長！有什麼吩咐。

陸：帶槍，跟我一同到北街，看工事修得怎樣了。

勤乙：是！（陸與勤乙下）

（顧四將抽屜放在桌上，就在桌子旁邊燒起來，一面燒，一面哼京戲，李敬業上，沒精打采的樣子，一手伸袋裏，進門放下，準備敬禮，忽見區長不在家，在門口停住）

李：區長不在家？

顧：（起立）啊！李中隊長，請坐！請坐！區長到北街看工事去了

。（一面拿烟）

李：哦！（欲轉身）

顧：（送上香烟）李中隊長有什麼事嗎？吃茶！（又倒茶）

李：哦！（注視顧燒的紙，又看桌上一大疊文件，心裏有數，又到處看看，看到箱子放在床上，有心要問下顧四）沒什麼事，（

（坐下）區長出去多久了？

顧：（奉茶）大概快要回來了，你坐一會兒。

李：好！（若無其事的）你燒什麼東西？（開玩笑似的）天這樣熱還烤火？

顧：區長叫我燒的，信啦！公事啦！本子啦！（拭汗笑）天真熱！

李：顧四！有什麼消息嗎？昨天區長派出去的人回來沒有？

顧：不要提起，真是惡種，昨天下鄉去的那個傢伙，跑離街三五里就不敢再走了，當晚回來一點消息也沒有打聽到；倒是中飯的時候，區長的一個什麼親眷送來一個消息說：「梁靈光部隊已經到了聚星鎮北邊拾里路的地方，有五六千人，還有好幾匹馬。」區長恐怕就爲這回事，特別去看看工事的。

李：（吃了一驚，但又故作鎮靜）這個消息我已經知道了，除了這個還有嗎？區長除了叫你燒紙頭以外，旁的有沒有叫你做什麼？

顧：他叫我把箱子理理好，紙頭燒掉，我聽說（忽住口，看門外起立）

陸：（自外而入）媽的，真是拆爛污，工事天天叫修，還是老樣子，圍牆……（忽見李）哦！老李！坐！坐！來了多久了？

李：剛來。（顧四倒好茶，整理桌子文件即下）

陸：我到北街去看工事，真他媽的拆爛污，都是糊塗鬼，連四面的玉米桿子都不會研光；好像碉堡，就是保險工司，人朝裏一躲就好了，這班傢伙，不吃虧不會明白的。（轉笑）老李：他們的工事到底不同。

李：（冷冷的）工事好，人不行又有什麼用！

陸：（驚奇）那裏話，我們的李中隊長是老資格，參加八年抗戰，打共產黨就打了五年，真是我們老前輩……好！閒話少說，談正經；老李有什麼貴幹？

李：（將椅子動了一下，從袋裏摸出一張紙遞給陸）陸區長，我有一份電報，請你轉給大隊長

陸：（看紙條吃驚）怎麼？要請長假？

李：（發笑）區長！我的情形你恐怕不知道，我在民國三十二年在三廠曾經胸口帶過花，直到現在，常常發痛，本來到三陽鎮來

，我就一再請求過大隊長，我當不起這個担子，大隊長說到這裏不會多久，再調其他中隊來接防，現在已經四五個月了，最近我身子又大大不行，所以我才打這個電報，請區長代轉一下。

陸：現在正是情況緊張的時候，恐怕大隊長不會准許吧？

李：正因為情況緊張，三陽鎮又是海門縣的重鎮，四區精華所在；個人得失事小，萬一有什麼亂子，喪師失地，這個責任，我敬業負擔不起，所以我這個意思是堅決的。

陸：（看看紙條，沉思半響）老李！我毫無意見，不過你早不打報告，遲不打報告，偏偏現在打報告！我看就是送上去，他們也不會批准的，你看×縣長昨天那個報電，他的語氣很堅決；你即使有病，他也不會允許的。

李：顧區長！顧龍天他不是剛請假沒幾天嗎？我的脾氣大隊長是知道的，我李敬業一向有一說一，直來直去，別人請假大隊長不會准，我請假大隊長一定批准的；何況他老早已經答應過我。

陸：老李！這份電報我當然替你轉上去，不過請你考慮一下，自國

軍調動以來，各地「清剿計劃」工作幾乎完全停頓，有些地區已經重新落入匪軍手裏，行政人員四散，將來恢復工作，勢難從頭做起；我們四區自「清剿」以來，蒙上下一致努力，上級一再嘉獎，局面得有今天；李中隊長也有一份功勞，如今國軍即日就可到達，清剿工作國軍一來即可繼續進行，因此我個人希望李中隊長以大局爲重……

李：噫！

陸：拿個人前途來說，抗戰八年，吃盡辛苦，勝利後雖說共匪發動內戰，如今共匪主力已經轉移，這裏不過是些零星散匪竄擾，經國軍再清剿一下就可結束，那時我不說什麼升官發財，也可過個太平日子。所以現在雖一時困難，前途我想是光明的。李：光明，光明是你的，我是不想有過高要求；抗戰八年，我的良心上也對得起國家；只要求得早日退伍，做個老百姓算了。

陸：（不耐煩）好！李中隊長的志願，我佩服佩服，你的電報我幫你轉上去，別的李中隊長還有什麼事情嗎？

李：（起立）沒什麼事，麻煩你！

陸：（忽立起）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老李！（走近李）今天汪縣長打來一個電報，說國軍廿一師已經到了三廠、四甲壩，一二天裏就可以到這裏來，所以……我們得出點勁，把工事修一下，不要給國軍來看了笑話。

李：嗯！昨天我們二排長從三廠回來，却沒有看見什麼國軍。

陸：（難爲情地）這個消息是很祕密的，外邊都不曉得，汪縣長電報上還透露說後天一定可到三陽鎮，你不相信，我拿電報你看。（伸手摸袋裏電報，又找不到）

李：（走）陸區長！放心，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大隊長不批准，我就不離開三陽一步，也不會像那個六區顧龍天一樣被民兵一嚇就走了，從海復鎮到上海，你放心好了。（笑離坐）

陸：（感到他話中有骨頭，坦然地）老李！這電報我負責拍到海門去，你放心，我個人是絕對同情你的，你不坐一會嗎？

李：謝謝你！（敬禮下）

（陸恨恨看李一眼，站中央）

陸：（罵）都是做的太平官兒，情況一緊就想溜；又是病，又是傷

。(忽有所思，叫)喂！顧四！

顧：(上)有！

陸：叫燒的信件燒了沒有？

顧：我拿在外邊燒了。

陸：箱子呢？

顧：總弄好了。

陸：剛才李中隊長到這裏來他不曾問什麼嗎？

顧：唔……唔……唔……他……他不曾問什麼。

陸：真的不曾說什麼嗎？我看見他早已來了。

顧：(隱瞞不住)李中隊長他問我幾歲。

陸：他沒有看我桌上的信吧！

顧：沒有，他在看我燒信。

陸：他沒有問爲什麼燒信嗎？

顧：沒有。

陸：(坐下)好！你到報務員那邊去，看他發報機修好沒有？(從桌上拿起一張紙來唸)即刻到，縣長汪！據確息，匪梁靈光七

千人已到聚星鎮以北×地，有攻擊聚星三陽之模樣。

2. 連日聚星被圍攻甚急，三陽亦一日數驚，職區地處我縣中心，爲匪我必爭之地，祈速派有力部隊前來增援；否則職爲保存實力，不作無謂犧牲，當向三廠方面撤退。（唸畢思想再三作改狀，又擇紙重寫，寫了又撕，又寫，吃烟，又寫，寫畢擲筆起立又唸）即刻到，縣長汪：

一、匪情，據確息匪九分區梁靈光部七千人，附馬砲十餘，已到聚星鎮以北×地，有攻擊聚星三陽模樣。

二、連日聚星被圍攻甚急，三陽亦一日數驚，職區地處我縣中心，爲匪我必爭之地，職雖加工固守，奈部下缺乏信心，連日逃亡極急，李隊長亦力主撤退，竊感一地之得失影響全局，祈速派有力部隊前來增援，否則職爲保全實力，不作無謂犧牲，當向三廠方面撤退，職陸鳳山叩。（讀吧吐了一口氣，叫）勤務兵！

顧：有我回來了，報務員機器快修好了。
陸：叫報務員到這裏來。

顧：是！

（顧帶報務員進）

報：區長有什麼事？

陸：機器修好吧！這裏有個電報快給我發出去。（將報稿給勤務員）

報：發報機修好了，收報機又壞了。

陸：（吃驚）什麼！機器又壞了？媽的皮，陳台長真混蛋，留兩個小孩看家，自己跑到上海修機子。

報：上一次壞了以後，就一面修一面用的，現在只能發電報出去，收電報可收不到。

陸：好！好！好！能發出了頂好，回電等修好了再收。

報：不過……，機器要修好了才發得出了。

陸：不要多話，快替我發出去，發不出去殺你們兩人的頭！

報：（嚇了一跳）好好！我……我……我馬上……發出去。（鞠躬下）

陸：真他媽的！見鬼！

（忽區隊副、勤乙上）

副：（手提盒槍，慌張）陸……陸區長，北邊發現部隊！

陸：（嚇起來）那裏？

副：（用手指北邊窗子）從這裏可以看見，就在那邊，你看你看！

陸：（向區隊副所指的方向朝窗外看）人數不少。

副：好像是灰色衣裳，新四軍。

陸：黃衣裳，是國軍吧！

副：國軍！國軍怎樣會從北邊來呢？

陸：不能的。

（忽然打了一槍，房裏立即亂起來）

陸：快！區隊副！通知各單位作戰門準備。

副：我已通知了，保安隊也通知了。

陸：你快去東街頭負責指揮，不管是不是國軍，不，慢點，假使是國軍怎麼弄呢？街上連歡迎也沒有歡迎，好！區隊副，你順便通知街上掛國旗。

（區隊副下）

陸：顧四！拿我的望遠鏡來（顧拿望遠鏡給陸，陸觀看多時驚喜），黃軍裝，黃軍裝！國軍是國軍，你看。（將望遠鏡交顧四）

顧：（看）是的，黃衣裳。

陸：（對顧）你去，叫老王把區署碉堡上的國旗掛起來。

顧：是！

陸：（打電話打了好一息才通）喂！李中隊長嗎？你們準備了嗎？好！沒有什麼，大概是國軍，哦！哦！你注意點好了，沒有命令不要隨便打槍。

（區隊副上）

副：區長！是五區的，郁區長已派人來聯絡了。

陸：（驚）五區的，（嘆了口氣）緊星鎮呢？

副：來人說已經放棄了。

陸：該死！該死！我老早估計到，叫來人進來。

副：郁區長就要來了，派聯絡的人已經回去了。

（正說時郁雲昌上）

勤乙：報告！郁區長來了！

（郁滿身汗，右手執帽有力扇，左手將盒槍交勤乙）

郁：陸區長！

陸：（強作笑容）雲昌！辛苦了，請坐。

（勤乙打洗臉水給郁洗臉）

郁：陸區長這樣客氣，還掛國旗來歡迎我們，真是不敢當。

陸：（又好氣，又好笑，諷刺）郁區長坐鎮聚星鎮前綫，對我們三陽鎮貢獻不小，這是我代表四區父老對你表示的一點敬意。

郁：（知道風不對）鳳山伯伯，你怎麼說起這種話來，叫我怎樣承當得起。我告訴你，不怕你笑，聚星鎮我已經放棄了。

陸：（故作驚訝）啊！丟了？

郁：丟了！

陸：你昨天打給汪縣長的電報，他還沒有回電來，你怎麼就擅自放棄呢？

郁：不談了，陸區長，你是曉得的，自從國軍調動以後，聚星鎮是被海中游擊營、聯防隊、民兵，團團包圍，整天槍聲不息，前天東街碉堡已經被燒掉，街上完全被匪佔領；第二天早起，匪

雖然已下了鄉，可是四週不出半里路都是他們控制的；昨天，我得到確實消息，說梁靈光已經到了聚星鎮附近，正在動員担架；今天要不是我們撤得快，恐怕事情就討厭了。

陸：你這樣一來，對汪縣長如何交待呢？

郁：（哈哈笑）汪縣長的電報，官話打得不錯，不過上面也得了解下面的困難。汪縣長說，照李總司令的命令規定，聚星鎮至少得守二十四小時。陸區長，你曉得這個規定是在有國軍增援這個情況之下規定的；如今國軍影子也沒得，要叫我們七八十個人死守，不要說二十四小時，就是守四個鐘頭也不行啊！

陸：汪縣長要是加你個違抗命令的大帽子，你可吃得消？

郁：拿三餘鎮來說，湯區長算是絕對服從上面命令死守的，結果呢？第一、四兩個保安中隊，連區署三百人，也沒有守到十二小時，就全軍覆沒；第二，國軍二三七團一個團駐在四甲壩，動也不動，臨尾只開了幾山砲算是給他們吊孝；這個責任到現在也不會追究。湯區長滿肚子冤氣只得到閻羅王那裏去出吧！再拿整個局勢來說，湯區長個人犧牲事小，區署官兵、伙伕、

鄉保行政人員，全部被匪擄去；直到今天，國軍雖然經常有一個營兵力駐防協助清剿，現在連區長也找不到人做，至今三餘區還是在混亂狀態，所以我們想把聚星兵力撤到這裏來，與鳳山伯一起，固守三陽，比較有些保障。

陸：（冷笑）云昌！你的話不錯，不過，現在聚星鎮撤走以後，這裏就是第一綫，也不保險。我想，你還是到三廠比較妥當。

郁：這個……，這個怎麼行呢？給汪縣長曉得了，那裏交待呢？

陸：（笑，諷刺）你既撤了，對上總有個說法，你剛才的一篇大道理也不錯，只要理由充分，撤遠些撤近些是沒有關係的。

郁：鳳山伯！我自小蒙你照應，這回做區長，實在也担当不起，完全是老伯的提攜。今天到這裏來，也是沒有辦法，我想老伯總要在急難中拉我一把！

陸：當然，家裏人不必客氣，不過，你在撤退之前，就沒有把這個意思告訴我一聲；老實說，聚星鎮的撤退，對我三陽是非常不利的，現在挽回已來不及了，云昌！你為什麼不早點對我說，如今三陽鎮如有什麼得失，我陸鳳山的責任豈不是大了嗎？唉

！（嘆）所以我要你退到三廠去，完全爲你打算，聚星鎮已丟掉，你有罪沒罪只有聽上面決定，我還得支撐三陽這個半壁江山。

郁：（起立有決心地）不，我一定跟老伯一起固守三陽，一切責任我負，鳳山伯，我還有六十幾條槍，子彈也充足，你看呢？

陸：（沉思半響）好，既然如此，你就暫住在這裏，馬上拍一個電報，請示汪縣長，看他有什麼指示，暫時你住在我一起好了。

郁：最好我們兩人一齊出面。

陸：看聚星是你的事，我不能出面。

郁：好，我說過，一切責任我負，我來寫。

陸：（讓出位子）來，你來擬稿子。

郁：（喜），那末，決定了，我帶來的人還在外邊等，請你指定個住地，他們在這裏吃的糧草照算還。

陸：糧草，這邊也缺了……，這再談，你擬稿子，（向外問）喂！顧四！今天郁區長在這裏吃飯，買幾個菜，（又向郁）你打四圈麻將嗎？今天是不會有什麼情況的。

郁：率陪。

陸：（對顧）叫區隊副，李中隊長一齊來打麻將，（顧欲下陸又想
到問郁）云昌！你們區中隊長姓什麼。

郁：姓王，對！叫他來一趟。

陸：（對顧）叫王中隊長來。（顧下，一會王上敬禮）

郁：（指陸）這位是陸區長。

王：（又敬禮）久仰！仰！

陸：（送烟點火）王中隊長辛苦，請坐！

郁：老王！我們決定與陸區長一齊固守三陽，（又相陸）鳳山伯！
你看他們住在那裏。

（陸正欲開口王說）

王：（驚）郁區長，怎麼？不到三廠去，我看這樣子不行，剛才在
路上第三班就逃了三個弟兄，叫三班長帶兩個人去追，三班長
也逃了，現在弟兄都鬧着要到三廠去，另外，還有家眷鬧得頂
兇，他們要馬上動身上三廠，說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就走不了
，我勸也勸不住。

郁：胡說，我們決定駐在三陽，你把部隊整理一下，不許請假。（又想一下）家眷，我們明天給他們上三廠去。

陸：（氣不做聲）噤！

郁：好！你在這裏等一等，陸區長等一下派人來帶你去，家眷明天送到三廠去，今天晚了不好走。

王：（走近郁）郁區長，這些太太，我已經勸她們好幾次了，他們一定不從，一定要今晚走，還說沒得人送，我們自己走，我想……我這一路倒熟，我送去。

郁：（嘆了氣）真是兵敗如山倒！好！你告訴她們，她們要走，今天晚上走也好！明天走也好！路上出了皮漏我不負責。（親熱地）噯！老王！我不走你怎麼好意思走！你等一下，陸區長派人帶你看房子去，（正經地）不過，今天注意門崗要放雙崗，排長親自帶班，那個排裏少了人，我和排長說話。

王：（失望地）好！我等一下。（區隊副上）

陸：區隊副！你帶王中隊長去，到朝東房裏，把東西搬出去，他們就住在我們一起，你去了就來，打麻將。

付：好！（與王下）

（顧四與勤乙上，整理桌子，麻將牌）（李上）

李：郁區長辛苦，聚星情況如何？聽說已經放棄了，是嗎？

陸：（指郁正寫電稿）他是保存實力，機動轉移，老李！你看這件事可麻煩！

李：是的，這一來，三陽就變最前綫，事情是太不妙（認真地），

郁區長是奉上邊命令撤退的吧！

郁：上面的命令是要我們一百多個人死守！

陸：（不耐煩故意開玩笑），今天只吃酒，打麻將，不許談國家大事（哈哈大笑），云昌！你快點交卷，李中隊長在等你。

李：（有些生氣）（強作鎮靜）我頭昏，你們來，我作旁觀。

付：（開玩笑）怎麼，（區隊副上）老李上次贏了錢，今天就想不來嗎？辦不到。

陸：（笑）今天誰也不許開小差。

（李微笑不做聲，都已將電報擬好，交陸，陸觀後稍改一二字，交顧四）

陸：（對顧）把這電報交報務員，發出去以後，叫他來一趟。

（顧四下，四人圍坐打麻將）

李：還照上回二四的。

付：大家玩玩的，當真還講輸贏嗎？（各人唱牌經，來不幾轉）

付：王簡！

郁：（興奮地將牌一倒）中心王，二板高，門前進，么九頭，清一色！

陸：不要算了，（將牌一推）頭上沒毛是個癩子。

李：一家十萬塊！

陸：（一面洗牌，一面開玩笑）噯呀！云昌！你的運氣可不錯，第一牌大家就送你三十萬，替你接風，再一盤送你六十萬，到三廠做路費。

衆：哈哈。

（台後忽有榴彈聲，郁起立到窗口）

陸：云昌！坐下來，又是民兵攪鬼，這裏大一黑，那處不是槍聲，榴彈聲，我看民兵也只有這點本事。

郁：（郁走到窗口，用口咳嗽，故作吐痰，實是向外看看）我吐痰

（衆又繼續來第二盤，台後又有槍聲，很近，是自己礮堡裏打的）

勤乙：（匆匆上）報告區長，東街有情況，已經打起來了。

陸：（將牌一推）媽的皮，區隊副！你到東街去，堅決抵抗，沒有命令不許撤退，李中隊長，你馬上回去……。

郁：我……我怎麼辦，我帶來的人歸那個指揮。

陸：云昌！我們在一起，你的人暫時作爲我們區署的二中隊，來！我們上礮堡去！（陸執快慢機）（顧四，勤乙已措好卡賓。湯姆上，即隨陸下，郁隨下）

李：（走到台前，有決斷地對陸背影）你們壞事做得太多，人民是不會饒恕你們的，陸鳳山，你爲個人升官發財，你叫我死守爲你做替死鬼，（槍聲越打越急）今天你看吧！（匆匆下）

——閉幕——

第二幕

人物：張連長：解放軍×團，有相當政治修養的軍事幹部。

政治指導員

江剛：勇敢，個性暴躁的戰士，北方人。

袁新生：解放了三個月的戰士。

李強：班長。

王德富：機槍手。

陳步高：彈藥手，個性沉默，口吃。

王老伯：三陽鎮附近老百姓，貧農成份，六十多歲。

方彬：頑保安隊班長。

汪良：頑保安隊戰士。

另有解放軍戰士一個班，頑軍半個班。

佈景：台右一瓦屋，屋角一截斷磚牆，是被我炮擊過的，牆脚下瓦礫遍地。牆端爲我軍工事。台左後角係一大碉堡，碉堡前是竹籬笆。

幕啓：遠處有稀疏的步槍聲，並不時的打着斷續的機槍聲，工事旁有江剛、袁新生、李強、王德富、陳步高，在監視敵人。袁表現疲勞狀。天將亮，遠遠的聽到鷄叫聲。

江：（打呵欠伸了個懶腰）媽的攪了一夜，還沒有打砲，到底等到什麼時候總攻？老子倒要瞌睡了！抽根烟來提提勁兒。（拿烟）

李：小心點兒。

江：怕什麼？我是有名的江老虎，他敢……（擦火，從碉堡裏打來一槍）

江：媽的，你打起老子的冷槍來了？真是老虎頭上拍蒼蠅！貪你奶奶的，請你吃了個榴彈。

王：（開玩笑似的）咦！敵人胆可真不小。敢打起我們江老虎的冷槍呢？

江：（暴躁地），好好（指敵人）你記好，回頭我不揍你個小子，我就不叫江老虎。

內：報告三排長：南邊有條不滿二丈闊的溝，可派一個組乘天還沒

亮，到東南角那個河邊上挖些工事監視敵人。

是！（內三排長應）

實：哦！連長來了。（連長上）

連：誰又在打榴彈？

江：（接上）連長，我要打瞌睡，抽了根烟，他媽的，他打起我江老虎的冷槍來了，所以我請他吃一個榴彈。

連：打死幾個敵人呢？

陳：雞巴毛也沒有打到。

江：嚇嚇他也好的。

連：哦！敵人給嚇得繳槍了？（大家不作聲）

連：所以說：如果我們亂打榴彈，亂打槍，不能給敵人殺傷，這不是浪費彈藥嗎？

衆：對！

連：在衝鋒的時候打榴彈，方能有一定的作用。

江：衝鋒？爲什麼現在還不衝？

連：現在我們砲兵陣地還沒有……（通訊員上）

通：報告連長：東街頭礮堡二連已解決了，團長說：叫你們這兒注意一點，如敵人逃的話，要你們堅決殲滅。

連：曉得了，還有什麼？

通：砲兵工事，已差不多了，馬上要轟砲了。

連：好，知道了。

通：（敬禮）（下）

李：連長，要打砲了。

江：好！大概要總攻了。

連：大家注意點，如果有什麼動靜，馬上來報告。

李：是（連下）

江：喂！小子，馬上要請你吃炮了！

（又一冷槍把工事上面一塊泥打塌了下來）

王：工事怎麼攪的？一顆子彈都吃不消。

李：問問自己好了，工事做不好，是自己要吃虧。

王：他媽的，走我手背擦過。

江：「擦過」！「擦過」！就是在腦袋上錐個洞，又有什麼了不起

，嘴巴嚙嚙什麼！

李：（對袁）好！袁新生你去借條棉絮來，（袁欲下）慢，你去借東西態度要和氣，好好說，不要亂揪。

袁：是！（袁下，王老伯上）

老：同志啊！你們辛苦了。

衆：當心！當心！低一點兒。

老：不要緊，同志噯！

李：老伯伯，你這麼大的年紀，來做什麼啊？

老：啊！同志，聽說自己的部隊來打仗了，那一個聽了不起勁，就是連我個老頭子，也來看看我們自己的部隊，同志呀，多少日子沒有看到你們啦！

王：老伯伯，你這麼大的年紀，這兒危險呀，回去休息吧！

老：同志，你別看我這把鬍子，可是我還能挑七八十斤重担子呢。

衆：不錯！不錯！

老：同志，你們肚子一定很餓了，我家裏分到幾畝田又給地主扒去了，沒有什麼好東西來慰勞你們，我家老太婆做了幾個麵餅，

不要嫌粗，同志來嚐嚐看。

衆：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李：老伯伯，反動派下鄉，你們怕不怕？

老：別提起這些狗入的，真兇呀！一下鄉，不是燒殺，就是姦淫，你看他那一樣做不出來呀！眼前俞良鄉（豎河鎮旁）一共燒去幾百家，什麼捐呀稅呀不離門，繳不出說你通匪，我的兒子不是爲繳不起捐稅給抓去打得半死嗎。

江：老伯伯，你別難過，今天我們一定替你出掉這口氣。

李：老伯伯你放心，今天我們一定替你們出掉這口氣，把他拿下來。

老：噢！謝謝同志，抓到了這些還鄉團，給我報這個仇，出出這口氣。（碉堡裏發出一陣機槍聲）

江：（對碉堡）喂！你聽到嗎？老百姓要來跟你們算賬。你們有老百姓送來麵餅吃嗎？

老：同志們你們嘴裏渴吧，我去燒點茶來。（欲下，袁上）
老：哦同志！這裏還有個餅，你也嚐嚐！

袁：不，謝謝！（老下）

袁：班長！被絮借來了。

李：和老百姓怎樣說的？

袁：班長！你放心，那怕你去問，是鐵店對門人家的。我跟他說得清清楚楚，打好仗還他。

李：嗯。

袁：班長啊，這家老太真好，他聽說我借被絮，他馬上從床上抽出來，說新四軍打仗就是爲我們老百姓，你們要的東西，只要有。

王：所以說，就是老百姓的部隊。

袁：噯，對了！想我過去在徐容部隊，一到那裏，老百姓都跑得光光的，連個鬼也找不到，更說不上老百姓幫我們的忙了。

李：這就是人民軍隊和反動派不同的地方啊！

（連長上）

張：怎麼樣？

李：沒有什麼，敵人不敢動。

（連長探頭工事前面陣地）

王：是不是在此地衝鋒？

連：還沒有決定。

江：連長，怎麼還不打砲？我真不耐煩了，以我意見一衝不就解決了？

王：這樣會增加傷亡的。

江：你真是蠢種，死了算了，你想活一百歲？

連：有犧牲決心是對的，同志！但是你們要曉得打仗是爲的活命而不是送死，要是一衝不能解決問題，你說怎樣辦？

陳：對！
王：對！

（江、袁，在擦刺刀）

袁：刺刀擦擦亮，準備刺他個痛快。

連：對！如果敵人頑強的話我們堅決消滅他！

江：連長，衝鋒的話，給我衝在第一個，讓我把那個打冷槍的小子抓住。

袁：我解放來還沒有立功，一定繳槍來立功。

李：連長！裏面的叭隆叭隆的三八槍倒不錯，我們要把我們班裏換三八式班。

陳：連長，我……我也繳幾千發子……子彈來給機槍……用。

連：對，同志們！大家有決心，三陽鎮一定能拿下來，好！我去看看砲兵工事有沒有做好，你們準備好馬上要總攻了。

衆：好！

（右後角在喊！）

聲：李中隊長啊！李中隊長啊！我們在死守，國軍馬上來增援了！

礮：噢！（有氣沒氣的）

聲：一槍打一個，不要怕，他是來攪鬼的，他是土匪，沒有砲。

江：媽的！罵老子土匪，爾你奶奶的請你吃過榴彈。

陳：沒……有砲，等一會你聽……

（政治指導員上）

指：現在打榴彈做什麼？

江：指導員！他罵我們是土匪，你看氣人不氣人？肚子裏氣，實在忍不過去了，請他吃了一個。

指：馬上打炮了，留着衝鋒時打。

衆：衝鋒了，連長呢？

指：到二排去了。在沒有打砲之前，讓我來跟他喊話。

指：老鄉啊！快繳槍呀！我們要打砲啦！

聲：（右後角喊）打砲好了，土匪。

江：跟這些傢伙談什麼？打末！

指：你要曉得他們當弟兄的，也是不願打的，這樣可以動搖和瓦解他們。（喊話）喂！槍是老蔣的，命是你們自己的。喂！我們來打三陽不是開玩笑的，是有把握的，你說，聚星鎮、靈甸鎮、三餘鎮，那一次沒有拿下來。

陳：徐容的三營到那裏去了，上次在靈甸港，不是參加了我們嗎？

袁：喂！我就是徐容三營的，九連八班，當上等兵的，告訴你我在這裏好得很，當官和當兵的是平等的，又不打，又不罵。

指：喂！我們優待你們，只要放下武器，保證一不打、二不罵、三

不搜腰包，你要回去的話，還可以發路費。

陳：鹽城打下來了，你知道呀？

李：郝鵬舉的一個師，被我們殲滅了，你知道嗎？

江：喂！你這裏有幾個師啊？

聲：李中隊長，死守啊！土匪要槍來拿好了。（礮堡裏應聲）噢！

指：喂！你們不要糊塗，別想國軍來增援，國軍調走了，我馬上要打砲了，別懊悔來不及。

（連長上）

連：怎麼樣？

江：死頑固！

指：喊了半天裏面沒動靜。

連：別喊了，（對指）打砲！對突擊隊談一下，馬上要總攻了。

指：好！（指下）

江：小子，看你頑固不頑固，馬上請你吃蛋了。

（轟的一聲，礮堡打了一缺口，起了一陣濃烟，發出一陣斷裂

齊：打中了！打中了！

李：到底是我們神砲手，打砲真有把握。

江：你看，你看，打死一個，打死一個！

方：（礮堡內）新四軍同志噯！新四軍同志噯！

陳：好！再來一砲。

方：新四軍同志噯！新四軍同志噯！別打砲了！

李：聽聽，別響，礮堡裏在喊什麼？

方：新四軍同志，不要打砲了！

陳：連長，在喊！

連：喂！怎麼說呀？

方：不要打砲了，我們來談。

連：（向右後）喂，砲兵同志不要打砲了。

（應）好！只要他繳槍。

方：喂！新四軍同志，我們繳槍了，你們派一個人來。

連：怎麼我們派一個人來？要來你們派一個人來。

方：我們派一個人來，你們不要打槍。

衆：好！你來我們不打槍。

（汪從碉堡裏爬過竹籬出來）

汪：那一位官長？

李：這是我們連長。

汪：（敬禮）哦！連長。

連：你是保安隊的什麼人？

汪：我是保安隊的二等兵。

連：噢！叫你來做什麼的？

汪：李中隊長叫我來說：我們一定繳槍，希望你們先解決區公所，到晚上一定繳，現在繳怕區公所看了面子難下，所以我們有幾個顧慮。

連：好！你同我到團長那裏去談，（對部隊）注意點！

齊：知道，知道。（汪連下）

李：老鄉我們不打槍就不打槍，你們出來玩玩好了。

袁：對了你們不要怕，我曉得你們過去也是被壓迫的人，被蔣介石抽丁出來的，怎肯幫老蔣打天下呢？我現在已解放了，希望你

們快點過來。

聲：（礮堡內）放下武器，拿路費回家，我們曉得的，不過希望你
們先解決區公所！

（連、汪齊上，汪手執一信）

連：你把這信交給李中隊長快給回信。

聲：（方，剛進礮堡，西邊一槍打來，礮堡裏在喊，）說不打槍，
你們怎麼打槍呢？

李聲：是西邊打的，是你們家裏打的！

（礮堡內應：哦！哦！）

江：呀！快點兒啊，怎麼拖時間。

聲：（礮堡內是快了，快了，我們李中隊長在寫回信。）

陳：快，快點兒呀！

江：別等了，攻吧！

聲：來了，來了！（方彬手執一信來，剛進我工事，便發覺了解放
同志袁新生。）

方：噢！袁新生，你也在這裏，你怎麼不喊呢？

袁：上半天我喊死了，你們不響，只是打冷槍。

方：噯呀呀，我的耳朵給你們砲震聾了，哦！你們那個是官長？

袁：這是我們的連長。

方：連長，這裏是我們中隊長的信。

連：（接信讀），貴軍官長鈞鑒：敝部在四小時以前本擬繳槍，只難兄弟們家眷都在海門。貴部如不能解決西邊區公所恐對其家屬，非常不利，所以希望你們先解決區公所。在貴部解決區公所保證不發一槍，至晚保證繳槍，決不失言。

連：不行！告訴你，這個顧慮可不必，區公所我們今天一定要解決的，我們打仗不會拖尾巴的，要繳槍馬上繳。

方：啊，現在繳槍給區公所看了說不過去。還是晚上繳的好，如果你不信的話，你可派七八個人到我們那邊，部隊可交把你們指揮。

連：要繳槍乾脆的繳，否則我們馬上攻！

衆：馬上攻來！

方：好好！官長這樣吧，現在繳就現在繳，不過你們要吹一下衝鋒

號朝天打槍，裝着衝鋒的樣子，這樣我們可以推卸責任。

連：還一個，可以，可以。

方：給我廿分鐘的準備，準備私人東西，把槍堆在一齊，保證爬子鉤都不缺一個。（欲下）

連：好！

方：（對袁）喂！老袁，我家老婆，在豆腐店隔壁要請你照顧。

袁：噢！

衆：快一點兒啊！

方：（帶跑帶說）你們槍要打高一點兒呀！

李：喂！老鄉，你們不要怕，你們說繳槍，我們絕對不打。

連：喂！快點兒呀。

江：喂！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方：（喊）喂！新四軍同志，你們這樣說給西邊區公所聽了不好聽的，你們罵好了，越罵得兇越好。

江：操你奶奶的，繳槍不繳槍？老子要攻了。

方：喂！你們打打槍才像呢，不過要打高一點，子彈算我的好了，

我們這裏有兩萬發呢。

連：突擊班到這間屋子集合！

連：（站在屋門口，向屋內講。）

現在敵人投降了，我們繳槍去。

第一：大家注意，不要麻木。防止敵人反臉，把榴彈準備好。

第二：不准拿私人的東西，把我軍好的影響發揚出去。以後更能繳到更多的槍。聽到沒有？

內衆：聽到！

江：

李：快點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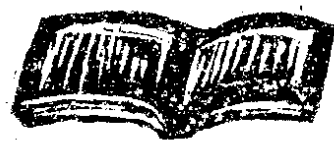
王：

礮堡：好了，好了。

連長：大家跟我來！（大家進了礮堡內）台後交響着衝殺聲，區公所突圍了！突圍了！陸鳳山打死了！郁永昌捉到了！（

（槍聲漸漸停止，礮堡裏押出俘虜。台後奏起凱旋號，礮堡升起勝利的紅旗）

——閉幕——



經驗介紹

解放劇團的幾點經驗

張汝森

「解放劇團」是在部隊中生長壯大的，它的主要活動也在部隊裏面，是由少數對文娛有興趣人的發起，而建設起來的一個劇團。

一、怎樣進行組織

起初是由幾個對文娛有興趣的同志，代替包辦的演了幾幕小戲，引起了大家的興趣，當時喊出了組織劇團的口號，同時通過行政，每班評出文化戰士（對文娛有興趣的同志）一人至二人，開了一次會議，選出了正副團長，編導總務二股，「解放劇團」從此誕生了。

二、糾正對分配角色的錯誤認識。

劇團成立以後，同志們的情緒很高，在分配角色時，大家都喜

歡做大人物和幹部，分配做老人、壞人、挨扣的、挨打的、不光榮的都沒有人在做，認為做了這些角色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化裝打臉，臉上不好看，不高興做。我們發現了這些問題以後，首先由思想動員，說明打扮的那個人，只有演戲時候假做的，演過以後，還是我們自己的立場，不永遠釘在你的身上。在出演時注意少打臉，慢慢的提高，同時進行階級教育，說明做戲不是爲了出風頭，而是爲了開展宣傳工作，建立起大家正確的文娛觀點。

三、好高騖遠變成僵局。

在大家建立正確的文娛觀點以後，提到做戲滿身起勁，分配做什麼就做什麼，但在領導上見了大家情緒高，就犯上不從實際情況出發的好高騖遠的毛病。要演呢？要講究高台，要汽油燈光下，要觀眾多，否則是不演的。選材呢？都是用買的及發的劇本爲中心，但這些劇本文章很長，要求很高，佈景、舞台都要很大的，往往因其客觀上有了困難，把一幕戲弄得或上或下的搖擺不定；同時戰士們的文化水平又低，差不多一幕戲都要排得好幾天才能出演，如一蘇中文娛」的「呂登科」，我們全國裏排了一個多星期，始終因人

事調動，又軍太忙和記賬刀薄不能出演。在這樣的情況下，連的同志（非演員）就以吹：「光是有你們開會、排戲，又看不見你們做戲」；少數幹部也感得是做夢掛牌子的，演員開會、排戲，也變成一天少走一天，個個都有灰心的情緒。劇團領導上發現了這些問題以後，研究失敗的原因，召集團員開了一次檢討會，大家反映說：「排的戲太長，沒許多記才，排些短的戲才好」。領導上搜集了團內團外反映以後，轉變了方針，採取不問戲的大小，只要把同志們看了笑起來，就算這幕戲是好的。（編者註：要看劇本的性質，悲劇就要哭起來才對）在提出這樣的口號以後，演出幾次的小活報、廣場劇，並以實際材料編成小劇本，戰士們看得很起勁，演員情緒也提高，局面就逐漸打開。

四、看什麼對象演什麼戲。

演戲要看什麼對象看的，根據不同的對象，選擇對他們教育意義大的適合他們口味和水準的戲演，如在連隊裏多演「氣節」、「立功」、及有關同志們情緒的一些戲劇。演給羣衆看，到中心區應着里時多教育複查的劇本，如在長勝鄉演出一「替蔣介石算命」，

羣衆在場就反映說：「狗禽的你不要猖狂哨！你的狗命將來不長了！」到邊區演應着重瓦解土匪的戲劇，如在雪洪鄉演出「慶功」（怎樣優待投誠將匪），第二天就有老百姓和我們的演員談：「如果反動派真的投降過來，你來果真的這樣優待他？」像這樣的反映就證明了我們戲劇的作用了。



平劇與改良平劇在農村中出演適合嗎？

——麥青——

我看到如東縣的虹元、古坳、景安……等鄉裏的幾個農村劇團，出演了不少的話劇、平劇、改良平劇、小調劇、章回劇、活報、雜耍（小放牛、蕩湖船、打花鼓等）、唱書、鼓詞等戲，演得蠻好；最適合羣衆口味的是雜耍、小調戲、活報、章回劇、唱書。它的教育意義很大，而內容又很切合實際，使人一看就懂。它的內容都是根據當前政策法令，土複偏向，翻身故事，堅持中鬥爭英勇故事，參軍模範，生產英模等，運用了羣衆中流行的語彙編成快板、順口溜、小調等，把它一齣一齣編成戲，生動活潑地演出了，來教育羣衆，啓發了羣衆，鼓舞了羣衆的鬥志，和更堅定了羣衆階級立場。演出時把觀衆看得不願回去。如演「王大翻身團圓」喜劇時，

觀眾看得高興得拍手大笑；看到地主對窮人毒辣手段，如一枯井沉冤一中，看到逼害汪素貞時，觀眾竟流下淚來，憤恨得直上台去打那壞蛋朱小才，這些是說明了我們農村劇團獲得成功的效果。

既然我們農村劇團能編戲，演戲，啓發了羣衆，教育了羣衆，用各種形式演出來，都蠻好，而能得到好的效果，不過在這裏還有缺點存在的，俗語說：「十個指頭伸出來，還有長短。」就我所覺得缺點冒昧的提在下面作爲參考：

平劇與改良平劇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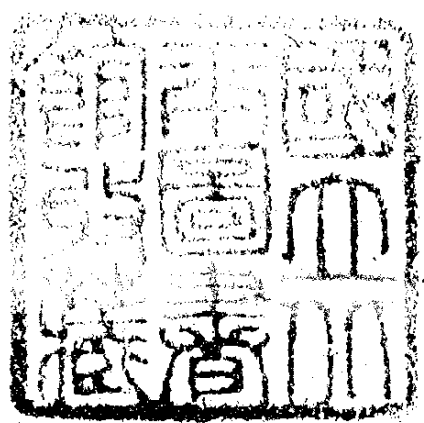
如××劇團出演時，總要攪一齣或二齣平劇，改良平劇，而把它當成主要節目來看，認爲觀眾看這種戲時，能轟轟大笑起來，看到適意起來，喝好！（僅僅是看到熱吵）其實演過後，和觀眾漫談，今晚上平劇、改良平劇演的些什麼東西？果好？結果回答：是「莫明其妙。」如「堅持鬥爭」改良平劇，只看到在台上些花臉粗漢，身披黃大衣，腰束寬皮帶插着盒子槍，文不文、武不武的在台上手舞足蹈，有時把盒子槍抄出來指揮幾下，高興時，嘩啦啦的大

叫幾聲，（毫無軍人氣派）鑼鼓大鬧起來。有的觀眾說：「小姑娘嬌生慣養小聲腔，唱得好聽，怪得好看，（實際上降低婦女人格）二叫子拉得不錯……。」到底是演的什麼東西？是件什麼事件？沒得了，不曉得什麼。這種形式的劇與話劇、小調劇、活報、雜耍等收穫比起來，相差太遠了。就是內容再好些，故事再生動些，教育意義再大些，結果是個看不懂，唱的東西聽不懂，更談不到達到教育、啓發的目的，有時還起相反的作用。我們也常聽到人家對平劇總是這樣說：「他上台跳跳，我來台下笑笑，他下台，我家來……。」等，這不是顯然的告訴了我們，平劇與改良平劇效用如何的可憐！又何必用平劇改良平劇呢？要是談起平劇，它是最落後的一種舊劇，它是傳播封建毒素的結核菌，在舊劇中除了「打漁殺家」「王佐斷臂」等有數的幾齣外，（這幾齣戲，意思雖好，但利用平劇演出，觀眾也不易懂，因而受到效果也就不大。）簡直都有封建毒素的，它是種過度的舊劇，而我們劇團現在已攪出了不少的話劇、小調劇、章回劇、活報、雜耍等，這些都得到羣衆的歡迎和得到好的效果的。

平劇的改造問題：

如果我們現在要演平劇中幾齣有歷史價值、有教育意義的平劇，如「打漁殺家」……等劇，不妨下點功夫，來澈底改造它。把它改爲話劇。而不是把它在詞句上的修飾，或把它來改編下子。和簡單爽直下子的問題，而要從主題的積極方面，來實行澈底的改造成話劇出現。今後絕不出演未經改造的舊劇與改良平劇。絕不要再發展農村平劇與改良平劇，根據上面的反映，也就給了我們大大的教訓，切勿再蹈覆轍了。

我希望今後就現有的話劇、小調劇、章回劇、活報、雜耍等劇基礎上來提高，和創造新鮮的形式出現，更好的把農村中工農兵實際生活，現實的反映出來。濾清舊劇這些封建毒素。對否請大家研究。



中華民國廿年五月廿六

贈

詞

78 52
129245

027245

戲劇雜誌集 (1)
1 — 3000
1941 7 出版

4百九